

新 星 武 侠 系 列

# 绝代天骄

松柏生  
著

上



内蒙古人民出版社

## 内容提要

太平天国时期，在广西省桂平县，洪秀全领导了农民起义，他聪明机智，反应敏捷，乐于助人，再现了英雄本色，在他豪情壮志的背后，却也不乏儿女柔情，他的妹妹洪宣娇聪明漂亮，机智过人，在太平天国运动中起了重要的作用，她虽为女子，却柔情似水，儿女情长。

本书人物繁多，充满了正与邪、爱与恨、喜与悲……，既有欢欲，也有祸行，究竟洪宣娇与谁地老天荒、天长地久呢？要知她对太平天国运动有何影响？请看本书，本书叙述丝丝入扣，悬念层层，可读性强，既具观赏性，又具趣味性。

# 目 录

第一章	查某怀春面红红 .....	1
第二章	少年不风骚好逊 .....	21
第三章	吾家有姐闹春潮 .....	57
第四章	比鸟大赛热滚滚 .....	67
第五章	意外中的意外 .....	114
第六章	看相的嘴黑蕊蕊 .....	109
第七章	满眼看花看得眼花 .....	128
第八章	乞食唱山歌穷开心 .....	160
第九章	翘肚查某萌杀机 .....	200

# 目 录

第十章	跌破专家的目镜 .....	222
第十一章	老爸出马送作堆 .....	251
第十二章	洞房之夜乐销魂 .....	281
第十三章	这款查某世间旤 .....	310
第十四章	挡不住的诱惑 .....	342
第十五章	巧语令色搞手脚 .....	374
第十六章	天下人交天下友 .....	407
第十七章	金田村议立天王 .....	439
第十八章	天女她的老情人 .....	473

## 第十章 跌破专家的目镜

风中的轻罗就像是一层淡淡的雾。

轻罗中的晶莹的躯体若隐若现，引人想入非非。

余创天并没有走进去，但也没有走开。

阿娇忽然回过头来，嫣然一笑，道：“你还没有噶屁？”

余创天咳嗽了两声，苦笑说：“我是人，不是鬼。”

“那臭得要人命的迷药不灵？”

“迷药很灵，只可惜我比不过我身上的剧毒。”

阿娇一愣，似乎感觉到有些惊讶，说：“就算你身封住所有穴道，也一样要被迷倒。”

余创天叹了口气，道：“就算血液都流光了，头也不会那么轻。”

阿娇眨眨眼，说：“你是不是一发现那人头太轻，就立刻闭住了呼吸？”

“也许吧！”

“我知道你近来正在衰运，天天夹着尾巴被人追。”

“哦！”

“因为你一脸晦气，流年又不顺。”

阿娇眼波流转，又道：“你的手莫宰羊古不古意（老不老

实)?”

“你希望我的手既古意（不老实)?”

“格格，你的手若真古意，就过来替我梳梳头吧!”

余创天不说话，也不动。

阿娇用眼瞟着他，道：“你不会梳头?”

余创天苦笑说：“我在想一个像你这么水又妖艳少年的查某，怎么会要我这个糟老头来替你梳头?”

阿娇娇笑一声，道：

“我喜欢成熟稳重的男人，那些毛头小子乳臭未干，我看了就恶心；再说，你一点也不老嘛!”

□□

□□

□□

头发乌黑柔美，在月光下看来就像是缎子。

余创天自从奉给给天主后，就没跟女人有亲蜜接触，现在，他忽然发觉替女孩子梳头，也是种享受。

他的手很轻。

阿娇的眸子如星光般朦胧，柔声道：“我要来这里之前听人说过，余创天这个人，是个柳下惠，我一直不相信，那有男人见了水查某，不会心动的?”

“现在呢?”

阿娇回眸一笑，道：“现在我相信了。”

“你还听人说过我什么?”

“说你很博爱，很狡滑，就像只狡兔，听说朝廷缉捕你已有三年，每次到了紧要关头，都被你溜掉。

余创天忽然叹了口气，苦笑道：“唉，我也不想这样。”

阿娇眨着眼，道：“不想这样，那就归顺朝廷好了。”

余创天不答反问：“我有一件事一直想不通。”

“啥米代志？”

“那人头怎么会说话？”

“不是人头在说话，是张新发在说话。”

“但我明明看见那人头说话的。”

“你并没有真的看见，只不过有那种感觉而已。”

“哦？”

“张新发小时候到天竺去过，从天竺僧人那里学会了一种奇怪的功夫。”

“什么功夫？”余创天好奇问道。

阿娇淡淡说：

“天竺人将这种功夫叫做‘腹语’，那意思就是他能从肚子里说话，让你听不出声音是从那里发出来的。”

余创天又叹了口气道：

“我以为世上天主是无所不能的，没想到还是有天主莫宰羊的代志。唉！看来这世上奇奇怪怪的学问倒真不少啊！”阿娇心中一动，说：“天主……你是……”

余创天笑笑，忽又问：“看来张新发并不是你的父亲？”

阿娇笑道：“当然不是。我可不相信歹竹能出好荀。我叫洪宣娇，和他不是父亲关系。却有某种关系。”

“他是你的什么人？”

“他是我的客兄。”

余创天拿着梳子的手忽然停住，且不停咳嗽起来。

洪宣娇回眸瞟了他一眼，嫣然道：“客兄的意思就是姘夫，

你不懂?”

余创天苦笑说：“我识（懂）！”

洪宣娇瞟着他的手，笑道：“你为什么一听说他是我的客兄，手就不动？”

“因为我还没有习惯，替别人的搭头（情妇）梳头。”

“你慢慢就会习惯的。”

“我认为这种习惯还是不要养成的好。”

洪宣娇吃吃的笑了起来，道：“你怕他呷醋（吃醋）？”

“嗯！”

“他又打不过你，你惊啥米？”

“我不喜欢看到男人呷醋的样子。”

洪宣娇眼波流动，道：“他要是不会呷醋呢？”

余创天叹说：“天下还没有不会呷醋的查甫，除非是个死人。”

“你想他死？”

“这话是你说的，不是我。”

“嘴里说不说是一回事，心里想不想又是另外一回事。”

她似笑非笑的瞅着余创天，悠然道：“其实只要你愿意，他随时都可能变成死人的。”

余创天淡淡说：“只可惜我也还没有养成杀别人客兄的习惯。”

“为了我你也不肯？”

余创天不回答。

眼前这女的，确实叫人销魂受不了。

洪宣娇又道：“莫忘了他刚才本想杀了你的。”



余创天反问：“要杀我的人真是他？”

洪宣娇忽然轻轻叹息了一声，慢慢的站了起来，接过余创天的梳子。

“你在叹气？”

洪宣娇叹道：“一个人心里难受的时候，总是会叹气的。”

“你很难受？”

“嗯！”

“为什么？”

“因为我实在舍不得你死，但他若不死，你就得死了。”

“哦！”

“你不信？”

她忽然扬起手里的梳子，道：“你知道这梳子是什么做的？”

“木头。”

“木头有很多种，据我所知，好像其中有几种是有毒的；我这梳子的木头叫‘爱你死’，是吃惊于很特别的那种。”

洪宣娇笑了笑，又道：“很特别的意思，就是有毒。”

余创天淡淡“哦”了一声。

洪宣娇轻轻叹了一声，又说：

“爱你死这种木头很奇怪，平时怎么玩弄它都不会有毒，偏偏在遇到头发时，就会发出一种很特别的毒气，你替我梳头的时候，这种毒气已在不知不觉中，泌入你手上的毛孔里，所以……”

她又轻轻叹了一声，似乎很无奈，接着道：

“最多再过一盏茶的工夫，你这双手就会开始腐烂，一直

会烂到骨头里，一直要将你全身骨头都烂光为止的。”

余创天怔住了！

洪宣娇微笑道：“你说我这种杀人的手法妙不妙？”

余创天叹了口气，苦笑说：“看来这世上奇奇怪怪的杀人法子倒真不少。”

“今天你就遇见了两种。”洪宣娇道：“你是不是觉得每种都很巧妙？”

“的确巧妙极了。”余创天笑说：“虽然都很巧妙，但到现在我还是好好的活着。”

洪宣娇肯定说：“我可以向你保证，我用的这种法子不但最巧妙，而且最有效。”

她微笑着，接着道：“这回你就算可以随时闭住呼吸，总不能连毛孔也一齐闭住吧？”

余创天点了点头，长叹说：“这么看来，我已是非死不可的了。”

“所以我心里很难受。”

“你既然这么难受，为什么不给我解药呢？”

洪宣娇眼珠子转了转，道：“你若不想死，只有一种法子。”

“什么法子？”

“去替我杀了张新发。”

“你为什么不自己去杀他？”

洪宣娇幽幽的叹息着说：

“我虽然并不是什么良家妇女的查某，但谋杀客兄这款代志，我还是做不出来。”

“你以为我做得出来？”余创天道。

洪宣娇双肩一耸，说：

“他既不是你朋友，也不是你的（老公），更不是你客兄，你要杀他，只不过是举手之劳而已；除非你认为他那条命比你的命卡重要。”

余创天似乎有点伤脑筋。

“我一定要去吗？”

洪宣娇催道：“你最好赶快决定，否则毒性若是发作，后悔就来不及了。”

她神气越悠闲，就显得情况越严重。

余创天想必也知道再耕下去，对自己不利，所以赶快问说：“我现在去还来得及吗？”

洪宣娇笑了笑，道：“耳噜嗦，就来不及了。”

余创天苦笑说：“甲无彩（真可惜）他现在早不知溜到哪里去了，我怎么找得到呢？”

“知子莫若父，知夫莫若妻，这道理你都不懂？”

“你知道他在那里？”

“一个查某若连自己男人的行踪拢莫宰羊，简直就不如买块豆腐撞死算了。”

她接着一指，又道：“你刚才来的时候，有看到那条小溪吧？”

“嗯！”

洪宣娇笑道：

“很好，你只要沿着山溪一直往上游走，就会看到一道瀑布，后面有个很稳秘的山洞，他一定就躲在那里。”

余创天沉吟着，说：“我若杀了他，你就肯拿解药给我？”

洪宣娇很认真地道：

“不错。用他的人头来换解药，用他的命来换你的命，公平交易，童叟无欺，谁也不呷亏。”

“我有点不懂，你为什么一定要他的命呢？”余创天问。

洪宣娇冷冷道：

“这个故事你回来时，我也许会告诉你，现在你还要问，只怕就来不及了。”

余创天叹了口气，说：“我再问最后一句话。”

“问吧！”

“你是不是一定会在这里等我？”

“当然。”

余创天果然连一个字都不再多说，掉头就走。

只见他人影一闪，很快就消失在黑暗里。

“哇，真这么听话！”

洪宣娇显得有点吃惊，好像想不到余创天会答覆得这么痛快。

“一定是我的媚力使他屈服的，嘻嘻，我阿娇出马，百战百胜。”

她一向认为天下的男人都是呆子好色，要男人上当简直比刀切豆腐还容易。

余创天不但上了当。

而且上了连环当。

张新发根本不是她的客兄。

他也根本不在那瀑布后的山洞，现在早已不知溜到里去了。

这梳子本是普通的木头做的，根本就没有毒。

她根本就不知道瀑布后面，到底有没有山洞，她要他去，只不过是她收了高进一百两银子罢了。

骗个人就一百两银子，这笔钱太好赚，是谁也不肯放过这机会。

“男人好像天生就是要给查某骗的，查某若不骗他，他也许反而会觉得浑身不舒服。”

洪宣娇开心极了。

也得意极了。

她觉得自己不但偏得好，导得好，演得也不差。

男人若是遇见了一个偏导演俱佳的女人，简直只有死路一条。

洪宣娇从屋后牵出一匹马，纵身上马，打马而去。

“哇，原来在月下骑马，原来也是这么有诗意的事。”

□□

□□

□□

夜已很深。

星已渐稀。

月光虽然还是很明亮，却照得四下景色分外凄迷。

无论如何的诗意，一个女人孤单的走在如此荒凉的山路上，总不是件有趣的事。

尤其又是如此迷人的女人。

洪宣娇心里早已没有了诗意，只觉得风吹在身上，好冷。

她紧紧拉起了单薄的衣衫，嘴里开始哼起了小调来壮胆。

“天上的明月光，

照在妹妹的脸蛋上，  
为什么你还不来，  
等得妹妹心发狂，  
啊！没月光了……”

转过一处山坳，连月光都被遮住了。

一棵棵黑黝黝的树木，在风中摇晃着，就像是一个个张牙舞爪的鬼影子。

风吹着木叶，马蹄踏在石子路上，“嘀哒，嘀哒……”，就好像后面还有马在跟着。

她骑得越快，后面的声音也跟得越快。

“嘀哒……”

她几乎忘了这本是她骑的马匹蹄声，渐渐地，她已觉得后面有个人在跟着。

她想回头看看，又怕真的看到了鬼。

若是不回头去看，又不放心。

有顷——

她才好容易壮起胆子，回头一看——

风在吹，树影摇拽。

那有什么人。

“咦，真的有人！”

哇操！

明明没有人，但她却偏偏又好像看到了一条人影，在她回头的那一刹那音躲入了树后，身法快得简直就好像鬼魅一样。

“世上那有身法如此快的人，除非是余创天的鬼。”

嗯！

现在他说不定已经变作了无头鬼，而且还是个糊涂鬼，连自己为什么隔屁的拢莫宰羊。

洪宣娇又想笑，但也不知为什么，就是笑不出来。

如果余创天真变了鬼，缠上她来怎么办？

她拚命打马，只希望快走完这条山路，快点天亮。

忽然间——

风山飘飘缈缈的传来一阵阵哀呼声！

“还我的头来，还我的头来……”

一阵风吹过，树上好像摇摇晃晃站着条人影，有手有脚，有身体，就是少了个头。

“哎哟喂……”

洪宣娇全身的毛发倒竖了起来，鸡毛皮起了一大堆，想看清楚些。

谁知，她眼睛一眨，那没有头的鬼影子也不见了。”

“还我的头来，我的头呢？……还我的头来嘛……”

哀呼声还是若有若无，似远似近的在风中飘忽着。

现在——

洪宣娇才发觉这款代志，一点也不好玩。

她衣裳已被冷汗湿透。

忽然，黑影又一闪，由马头上掠过。

还是那条没有头的鬼影。

“嘶——”

马被他一吓，一声长嘶，立了起来。

洪宣娇竟被掀下了马背，一跤重重的摔在地上，摔得眼

冒金星。

再看那条鬼影子，又飘到另一株树上。

洪宣娇用尽全身力气，大叫：“我知道你是余创天，你究竟是人，还是鬼？”

影子在树上“哈哈”的笑了起来，阴恻恻的笑着说：“当然是鬼，人怎么会没有头？”

洪宣娇咬着嘴唇，道：“你……你的头藏在衣服里？”

“不，我的头就在我的脖子上。”

洪宣娇回头一看，见是余创天，她的眼睛瞪得大大的，支支唔唔道：

“你从我背后走来，那那树上没有头的鬼，又又是啥郎（谁）？……”

余创天笑了笑，说：“阮莫宰羊。”

洪宣娇的两条腿忽然不软了，一跳就跳了起来，用力拍着身上的土，然后，冲上前在余创天脸上身上又捏又捶，见真的是人，才又完全放下心。

“我知道是你在玩把戏，你以为你能编得了我？半暝起来晒日头，还早呢！”

她回头一看树上的影子，那影子早已不见了。

她心中还有些怕怕。

余创天似笑非笑，说：“是吗？既然你早已知道是我在玩把戏，为什么会惊（害怕）呢？”

余创天恨恨道：“谁惊吗？你也不去打听打听，在家乡我是出了名的洪大胆。”

“哦？怎的跟我听说的不一样。”



“你听到值我什么了？”

“小狐狸精、小骚货、浪蹄子……”

洪宣娇睁大了眼，似乎不相信一样。

余创天笑了笑，又说：“你说你不怕，那么刚才从马背上摔下的人是谁？”

洪宣娇脸红脖子粗，大声道：“有人失手，马有失蹄，那也没什么稀奇。”

余创天笑说：“要什么事才算稀奇？”

洪宣娇冷冷道：

“堂堂一个老男人居然等在路在装神扮鬼的吓查某，那才叫稀奇，以后我若说出来，丢人的不是我，是你呀！”

余创天笑了笑说：“我只知道你应该在家里等我的，怎么会突然跑了呢？”

洪宣娇叫了起来，道：“你呢？你本来应该在那山洞里的，你为什么不去？”

余创天叹了口气，说：“我有原因啊！”

“什么原因？”

“第一，张新发根本不是你的客兄，他也根本不叫张新发。”

“谁说的？”

“我说的，因为我忽然想起他是谁了。”

“他是谁？”

“他姓海，在宫里大家都管他‘海公公’，他练有缩骨功，所以身子能伸能缩，公公的意思，就是太监，他从七岁进宫，因此从没碰过查某。”